

# 傲霜花

張  
良  
水  
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张恨水 著

# 傲霜花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傲霜花 / 张恨水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59-4853-9

I. 傲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8224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傲霜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张恨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吴俊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0 × 1230 1/32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35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3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5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4853-9/I · 3807 |
| 定 价  | 21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## 目 次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化妆品展览会 .....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| 此间乐 .....     | ( 10 )  |
| 第三章  | 你有法子没有 .....  | ( 19 )  |
| 第四章  | 救命要钱 .....    | ( 28 )  |
| 第五章  | 这书卖定了 .....   | ( 38 )  |
| 第六章  | 哪件“事大” .....  | ( 48 )  |
| 第七章  | “薪”与“水” ..... | ( 58 )  |
| 第八章  | 两位老教授 .....   | ( 68 )  |
| 第九章  | 菊残犹有傲霜枝 ..... | ( 77 )  |
| 第十章  | 我四十不动心 .....  | ( 86 )  |
| 第十一章 | 青眼与白眼 .....   | ( 93 )  |
| 第十二章 | 读书人卖书 .....   | ( 101 ) |
| 第十三章 | 意外之遇 .....    | ( 109 ) |
| 第十四章 | 拉散车的 .....    | ( 117 )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山城之一夜 .....   | (126) |
| 第十六章 | 先生饌 .....     | (134) |
| 第十七章 | 新聞圈外的新聞 ..... | (142) |
| 第十八章 | 醉了 .....      | (150) |
| 第十九章 | 一樂也 .....     | (158) |
| 第二十章 | 有所不為 .....    | (167) |
| 第廿一章 | 飢來驅我學陶潛 ..... | (175) |
| 第廿二章 | 冷眼所見 .....    | (184) |
| 第廿三章 | 不速之客 .....    | (192) |
| 第廿四章 | 先生將何之 .....   | (200) |
| 第廿五章 | 老處女的轉變 .....  | (210) |
| 第廿六章 | 打牙祭 .....     | (219) |
| 第廿七章 | 物傷其類 .....    | (229) |
| 第廿八章 | 鴿子籠 .....     | (239) |
| 第廿九章 | 也是最後一課 .....  | (248) |
| 第三十章 | 苦惱的追逐 .....   | (256) |
| 第卅一章 | 碰壁 .....      | (266) |
| 第卅二章 | 忍俊不禁 .....    | (275) |
| 第卅三章 | 兩個約會 .....    | (283) |
| 第卅四章 | 生活與臭味 .....   | (291) |
| 第卅五章 | 此道中人 .....    | (300)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卅六章 | 相对论 .....     | (309) |
| 第卅七章 | 一座谈会 .....    | (318) |
| 第卅八章 | 再试验一次 .....   | (327) |
| 第卅九章 | 戏中人与戏外人 ..... | (336) |
| 第四十章 | 一个对比 .....    | (346) |
| 第卅一章 | 印象颇佳 .....    | (355) |
| 第卅二章 | 冷和热 .....     | (363) |
| 第卅三章 | 改正航线 .....    | (372) |
| 第卅四章 | 见所见而来 .....   | (381) |
| 第卅五章 | 隆情盛意 .....    | (391) |
| 第卅六章 | 由同调到合伙 .....  | (400) |
| 第卅七章 | 尽在不言中 .....   | (408) |
| 第卅八章 | 各有千秋 .....    | (417) |

## 第一章 化妝品展覽會

时钟敲过了十二点，重庆的电灯，慢慢在商店街市上，休息下去。而过着夜生活的人家，电灯却开始在灿烂地亮起来。上半城某街某条巷，抵抗过多年地轰炸，零落着剩有一半人家。在一半的人家左右，至少落过一百枚大小炸弹。在某些秃立的土墙上，在那些台阶宛然的空地上，在那些丈余直径的土炕上，在那些折了腰的老树上，处处都留下了纪念。一堵砖墙，面对了一片瓦砾场，这上面用白粉涂了一块，写着盆大的黑字四行，是个很警惕的标语。它说：“世世子孙，勿忘此血海冤仇。”

瓦砾场这边，有一所西式楼房，窗户里放出了雪亮的灯光，映在这墙上，可以将这个标语很清楚地告诉了夜行人。可是这楼房上的主人，却根本未对这标语加以注意，也许是开眼就看见了这遍地的炸弹伤痕，有些被刺激得麻木了。这楼上的主人，是个中年以上的下江妇人，她拥有半个楼面，共是四间房。在重庆找房子，等于买奖券，而图得巨奖。在今日一家住有这多房子，那是个上等的享受。而况她家人也不多，共是一男三女。但这位女主人，犹是感到房子不足。譬如今夜家中有个小小的聚会，在她女儿卧室前面的屋里，招待来宾。那里是餐厅，书房，工作室，客厅，兼四者之用的。假如把这个楼面完全都租了过来，那就够分配了。她在这前面屋子里，预备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她就有这样的感想。她正在整理

着一套细瓷的茶杯，将洗脸盆舀着水洗干净了，放进墙角边的玻璃橱子里去。剩下的这盆水，放在桌上，高声喊着杨嫂。

一个年轻的女用人，走来了，她穿着新阴丹布的罩衫，长长的头发，后梢卷了个云钩。她虽不带孝，在鬓上插个淡蓝绒绳的小蝴蝶。在手上，还戴了个金戒指。据许多人说，她很像街口上那个小学里的级任教员。因之她一切都模仿她，而且胜过了她。例如身上这件罩衫，那级任是八成旧的，而她是全新的。那戒指，级任是订婚的，不过一钱重，而她这只就粗大得多，有一钱五分重。她随着一般人的喊法，称女主人叫王老太。她道：“王老太，那碗口蘑烧青菜，要不要放些味精？”王老太道：“我们请的这几位客人，天天是大鱼大肉吃惯了，他们要吃一点真正的家常口味。若加了味精，又不是家常口味了。把这盆水拿出去倒了。”杨嫂笑道：“向来没有看到王老太这样烦神请客，茶杯都要自己来洗。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们吃惯了人家的，用惯了人家的，自己不拿钱买东西，丢了一样，摔了一样，无所谓。这细瓷茶杯，不用说现在值多少钱，跑遍了重庆，也买不到，我们还是由汉口带来的呢。所以我平时不拿出来用，为的是打碎了一只，就少一只。”杨嫂笑道：“那为啥子今天又拿出来用哩？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聪明！为什么今天我们又买许多菜请客呢？快去把水倒了，将茶泡来，十点钟了，大小姐快回来了。”

杨嫂去倒水，王老太也就开着房门出来，伏在栏杆上向巷子里张望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咯咯的皮鞋声，两只手电筒的亮光，在巷子里四处照耀着。她听了那群来人中，南腔北调，是有了许多不同籍贯的人在走着。她不用得考虑，知道是她的女儿王玉莲回来了。立刻叫着道：“杨嫂，去开门，小姐回来了。”

说话的时候，楼下的电灯亮着，一群人上了楼来，第一便是这王玉莲小姐了。她笑着走进房来，两手便去翻着海勃绒大衣的领襟，口里连说道：“热死了，热死了。”她长圆的脸儿，一对大眼睛，簇



拥了很长的睫毛。据捧她的人说，就她这一点，很有些像美国明星美呢。王老太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儿，也可以说是非常畏敬这个女儿。见小姐脱了大衣，向旁边椅子上一丢，便立刻拾起来抱在怀里。笑道：“我的小姐，现在这样一件大衣要十万元法币呢。你竟是这样的乱丢！”随在王小姐后面，进来三位西装朋友，一个小胡子首先进了门，他笑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，王小姐还在乎吗？我想用不了白唱一星期的戏吧？”王老太笑着点头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杨嫂快泡茶来。”她吩咐着杨嫂，却有一个穿黑棉袍的人，头发梳得溜光，手上提了一个大白布包袱进来，笑道：“王老太，给您行头，让我来张罗。”他倒说的是一口好流利的北平话。王老太将大衣和包袱一齐拿到里面屋子里去，回身出来，又向三位西装朋友叫了一声请坐。因为他们正脱着大衣，一面还站着看墙上悬的画片脸谱之类呢。那个穿黑布袍子的男人，却在屋子里开始倒茶。王老太向他道：“老刘，你怎么不早些回来？你也可以帮着料理料理。”老刘道：“今天戏散得晚了大半个钟头，柴先生到后台来，又叫我一路走。”王老太向那个小胡子而又白胖的人笑道：“柴先生，一切多承你帮忙。”他笑道：“老太，你不要这样客气，我是个晚辈，你就叫我柴子进罢。玉莲就叫我子进，我也叫她玉莲。这样，我们也免得过于生疏似的。”说着大家围了屋子中间一张方桌子坐了。

杨嫂在那悬下来的雪亮电灯泡下，正向那白桌布上放着淡绿色的玻璃干果碟子。玉莲在碟子里拿了一只纸包糖果起来吃着，将手在桌上挥了挥道：“大家都饿了，我们就吃饭罢。老张老李一定赞成。”穿西装的里面一个黑胖少年笑道：“提起吃，我张品三向来不示弱的，何况王小姐家里的食品，又是格外考究的。”另一个瘦子，尖削的脸上，有几个微麻点。唯其这样，他像女人一样，终年断不了擦雪花膏。他的高鼻梁上，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却是带着充分的刁滑样子。他笑道：“你张品三会吃白食，我李广四也不弱。”柴子进指了他笑道：“你不看你吃得这张嘴都瘦起来了？”王老太已是

亲自来检开桌上的茶点，笑道：“三位何必说这样话？就怕是请不到，若是肯光顾的话，天天来吃一顿便饭，都可以。”玉莲接着道：“我们家的饭，要到晚上十一点钟，为了我们一餐饭，还要把人家的肚子饿干来呢。”她说着话，也来帮同检理桌子。三位嘉宾就一齐站到桌子旁边来。

这位李广四先生闪开得远一点，站在通到里屋的房门口来，不免探头向门里张望了一下。笑着哟了一声道：“王小姐的梳妆台上，要开化妆品展览会了！”柴子进也就过去伸头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既然是展览会，可以让我参观一下吗？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要提到化妆品，我们这位那是非常之有兴趣的，三位可以到她屋子里去看看。她唱戏拿的几个钱包银，都让收买化妆品花光了。”柴子进巴不得一声，就一脚踏进里面屋子里来。

这屋子被裱糊得雪白，里面一张乳白漆的木架床，白色滚紫红宽边的床单上，叠着一床水红的和一床深绿的绣花被，分外地鲜艳夺目。而况一盏垂着琉璃穗子的电灯罩，照得全屋通亮。左边一架穿衣镜的衣橱门关着的。此外便是陈列化妆品的家具了。右边是一架梳妆台，整个的台面上，都是方圆大小的玻璃瓶子与料器瓶子。每一种瓶子，都是成双的，镜子照着每一种瓶子，又变成四项。这梳妆台旁边，立着个小小的玻璃橱子，隔了玻璃，可以看到里面三层格板，放满了花红叶绿的大小纸盒。盒子上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，远看去犹如装了一橱子玩具。这窗户边，有一张半副抽屉的小书桌，但上面放的不是文具，也陈列的是化妆品。这桌上的化妆品，与梳妆台上和玻璃橱子里装的，有点两样。乃是粉盒，雪花膏盒，胭脂膏盒，香水瓶，生发水瓶，甚至小的口红管子之类，都每一个牌子一组，分了若干组，放在这桌上。为了这组瓶子盒子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，因此有列成梅花形的，有列成四等边形的，有列成三角形的，化妆品本来就是装潢美丽的，桌子上这样摆列着，更是好看。

柴子进笑道：“这样摆化妆品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王小姐不愧是艺术家。”玉莲因这三位来宾都走进了她的屋子，她也就笑嘻嘻地跟了进来。问道：“三位觉得怎么样？”李广四拍了手道：“洋洋大观，洋洋大观！”柴子进向她望着道：“王小姐，我要问一句外行话了，这些个化妆品，你足足可用十年以上吧？到十年以后，也许这些东西已不摩登，你买了这样多干什么？”玉莲笑道：“别人问我这话，我可以原谅他不懂，你柴经理不应该说这话吧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买许多洋钉子放在乡下公馆里去呢？张品三说，有一次你就在昆明运来了十桶。那些个洋钉子，恐怕你可以用五百年。”柴子进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玉莲也是打算做生意，开化妆品铺子。”玉莲笑道：“开化妆品铺子虽不见得，可是囤积一些也不坏，你看我桌子正中这一套化妆品，共是八样，前年买来的时候，不过二百多块钱，现在呢？你出一万块钱，我也不卖，若把这二百多块钱放在什么银行里，可以得到这么些个利钱？”张品三笑道：“一个做小姐的人，也会讲这些生意经？”玉莲道：“你以为你们那套生意经，有什么天大的学问哩，只是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不肯干罢了。若是大家都干的话，全国的人，都成了投机商人，那么，你张先生也休想穿这漂亮的西装，更休想……”说到这里微微地一笑。张品三向柴子进伸了一伸舌头。柴子进笑道：“王小姐本来就说的不错，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？打听行市，跑公路，赶飞机，请客开包袱，如此而已。”玉莲笑道：“子进，我常听到你们说，开包袱，这是一句什么行话？”柴子进笑道：“你在重庆市上住了这样久，难道这句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句话，一切的人都用的着，也并不是什么投机商人的行话呀。简单地说罢，就是送黑礼。”

玉莲还正要问，王老太在隔壁屋子里叫道：“来喝酒罢，你又不做买进卖出的生意，一个当小姐的人，打听这些生意行话做什么？”老刘也挤着向前把头伸到屋子里，连点了两下，笑道：“请吧，菜都送上桌了。”玉莲听说，于是将三位来宾让到前面桌子上来坐着。

柴子进坐下，看看桌上摆的碟子，两手互相搓了几下，笑道：“办这样好的菜！”原来这桌子上，都是在馆子里极不容易吃着的菜，乃是一碟醉虾，一碟醉蟹，一碟熏鲫鱼，一碟板鸭，一碟宣腿，一碟香芹虾米拌五香豆腐干丝。李广四拿起筷子来，先夹了一只醉虾在嘴里咀嚼着，笑道：“好久没有吃到这样菜了，哪里找的？”王老太坐在旁边椅子上吸纸烟，笑道：“这是三位口福好，今天有人由成都带来的，只可惜小一点。”张品三又伸了一伸舌头，笑道：“天理良心，在重庆吃到新鲜虾子，已是叫人无话可说了，我们还敢嫌小呢。这六个下酒的碟子，就是这么样样精美，这以下的菜，我几乎不好猜了。”柴子进笑道：“你看到桌上的，又提到了人家厨房里去了。”玉莲拿了一把瓜式的小锡壶，就向各人面前的高脚玻璃杯子里斟着酒，笑道：“喝罢，反正既请了三位来了，家常小菜，总要弄两样的。”柴子进道：“这就够谢谢的了。”说着拿了酒杯子向旁坐的王老太举了一举。李广四也回转头来道：“你老人家怎么也不来吃一点？”王老太笑道：“你看我们家，统共只有母女两个人，每日倒要吃五六顿饭。我娘儿两个，很难在一处吃的。玉莲非睡到十一二点不能起床，我一个起早的人，能等着她吗？她两三点吃饭，我是不能和她一块儿吃，四五点钟，她就出去了。晚饭，又是我一个人吃。无论她在外面吃不吃晚饭，到了晚上，由戏馆里回来，我总是要和她做一点吃的。你看，还不是五六顿吗？”李广四道：“大小姐那是职业关系，不能不这样。我想她不见得愿意这样子吃吧？”说着他望了下手的王玉莲微微地笑着。她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李先生，你猜着了，请你介绍我到那家公司里去当一个女职员吧，我真是不愿吃这项戏饭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刘捧了一只大瓷盆子到桌上来，里面是火腿海参炖肥鸭。柴子进左手拿汤匙，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大块海参，放到面前酱油碟子里来，然后笑向她道：“我们三个人，这点面子都有，准可以介绍王小姐到公司里去当一名职员。只是有一层，那薪水实

在是有限的。要想吃喝这一类的好菜，那非得中奖不可。”张品三道：“你这还说远了，老实地说，得来一个月的薪水，还买不到王小姐桌上的一盒上等香粉呢。”玉莲摇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，我看那些女职员，也一样地用化妆品，难道那不是拿钱买的吗？”柴子进将筷子头指了李广四道：“这个问题，他能够回答。”玉莲便笑嘻嘻地望了他道：“你说，那是什么原故？”李广四道：“我既不是女职员，我也没有太太做女职员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张品三在他的对面，笑着做了一个鬼脸，因道：“你焉知你未来的太太，不就出在女职员里面吗？”李广四望了他笑道：“你这叫瞎说。”

这时，柴子进将筷子汤匙放下，两手扶了桌沿，做了一个很郑重的样子，向李广四道：“老李，你说玉莲这个化妆品展览会，值不值得小姐们参观？”李广四道：“当然值得参观一番。”柴子进道：“那么，你可以引了吕小姐来参观一下。”李广四笑道：“这哪里谈得上？王小姐家里也不是随便可以让人参观的。”玉莲点着头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李先生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呢？我的化妆品展览会，自然是个笑话，可是重庆上买不到的牌子，我这里很有些，参考参考也是有趣的。有的人喜欢收邮票，有的人喜欢收纸烟盒子里的画牌子，他们都喜欢拿给人家看的。我收买化妆品，也是这一样的玩意，我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参观呢？我这样在屋子里摆着，就是为了让人来参观的。今天晚上来参观的这三位来宾，绝对是外行，看不出什么兴趣，有时遇到了知己的小姐们，她们看得很感兴趣。我在一面说明来源，自己也极是高兴。可惜在这重庆市上，还没有遇到同好，要不然，倒可以比赛比赛。”张品三正要伸舌头一伸，他立刻觉得这习惯不好，自己止住了，只是微微地张一下口。因道：“这个嗜好，除了名角儿王小姐，哪个玩得起？”玉莲摇摇头道：“这话不然，要有嗜好，就不问什么玩得起玩不起。人家玩邮票的，花几万元买一张邮票，还平常的不得了呢。”柴子进向张李二人道：“可惜我们今天才知道玉莲有这样一个嗜好，若是早一年已知道，我们正

不断地跑仰光，那可以搜罗许多好的化妆品来送她。”玉莲笑道：“你们虽不能跑仰光了，印度飞来的东西，你们还可以得着。假如你们愿送我一些东西的话，我断定你们还可以送。”柴子进点点头道：“要说绝对不能到手，那自然是假话。但是我免不了托人又托人，容易把事忘记了。最好你写张字条给我，要买什么牌子的，我把这张条子交给朋友，让人家照样子在印度去买。”玉莲望了他道：“你这话是真的？”柴子进笑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敢拿话骗你？”玉莲笑道：“好的，你明天下午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一张单子，你不要吓倒。说是单子，也不过两三样罢了，不会要你带一吨或半吨来。”柴子进道：“我若有那个力量，能在印度飞整吨的货进口来，我不但不吓，还高兴得不得了呢。你既开单子，你就开张单子给我罢。为什么还要等明天？”玉莲道：“这有点原故，这些英文牌子的名字，我写不来，还要请一位老师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刘正向桌上大碗的上着菜。王老太坐在一旁，只管张罗了大家吃菜，大家就把这话柄打断。

饭后，王老太熬了很好的一壶普洱茶请客，以助消化。虽然有这样很好的普洱茶以助消化，无奈是他们究竟吃喝得太醉饱了，反是感到有些懒洋洋的，不愿走路。各人斜了身子闷坐在外边屋子里抽烟喝茶，都没有去意。柴子进又不便白赖在这里，以致显出了无聊，因笑道：“玉莲，让我们还参观你那化妆品展览会罢。我们多看看样品，或者可以照样子和你去找。”张品三摇摇头笑道：“你这话很外行，王小姐要收罗的化妆品，以她不曾收到的为目的物。你去参观她的样品，还不是照样子再买一份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”玉莲笑道：“这话也不尽然，有几种牌子的东西，我只收到一两样，那是很珍贵的。假使再能补充一点，那也好，你们来看。”说着她先走到那里边房门口，回转身来招了两招。大家随着她这一招手，二次又来参观这展览会。

玉莲对于这样的来宾，始终是欢迎的，便挑选了几样珍品放在桌子上，有的是香粉，有的是粉膏，有的是唇膏，有的是胭脂。指了

笑道：“假使这化妆品你们能一样给我配上一份，我也就很满意了。”柴子进听说，轮流拿起几项来看，那上面除了美丽的装潢，只有很少的一两行英文字，有的字母都拼音不上，也许是法文。便放到桌上，摇摇头道：“这倒很难去托人买，我说不上是什么牌子，又不能拿一个样品给人家去看，教人家由哪里着手呢？”玉莲笑道：“我说让我明天开张单子，你又不信。”柴子进道：“我哪里有这个经验呢，大概你请教的这位老师，也是一个老内行吧？”玉莲笑道：“你正猜在反面，人家是一位胡子半白的老教授，他不但认得英德法三国文字，问起什么事来，他也懂得。我拿着样品去，他自开得出单子来。不过我每次去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”玉莲笑着，正要把这个原因说出来，但是她眼光向这三位富商身上的西装一扫，她只有摇摇头把这话忍下去了。

## 第二章 此间乐

这三个商人所知道的事，王玉莲还知道一点，王玉莲所知道的事，他们果然是丝毫不了解。柴子进又跟着问她道：“我知道必是这些老先生们反对女人用化妆品吧？”玉莲笑道：“人家也没有那些工夫反对这不相干的事。这个原因你们就不用问了，我倒要问你们一句，是不是有熟人去加尔喀达，若是真有便人，我就去找一趟先生，让他开单子。不然，他住在郊外，我也懒得跑那远去找人。”柴子进笑道：“托人到印度去带十磅八磅东西，也许有问题，两三样化妆品，衣服袋里都可以收着的东西，辗转托人总可以办到。碰巧了，两个礼拜以内，就可以把东西带到。就算迟一点，总也不会出两个月。”玉莲笑道：“我托人带东西，还能定下个期限吗？”柴子进笑道：“若是这样说，你就把牌子开了来，交给我罢。”玉莲坐在他对面椅子上，又在脸上泛起了一点笑意，因道：“我虽不能规定一个限期，对于托带的东西，你却是非带到不可。因为我请老师去开一张单子，我下的本钱也很大。”张品三把他那张醉红的脸，摆着画了两个圈圈，笑道：“王小姐待朋友都这样客气，当然老远地到郊外去看一趟老师，少不得重重地要送一些礼物。”玉莲听说，向在座的三位嘉宾脸上看了看，觉得他们虽各穿上一套漂亮的西装，但是那脸色上只是浮滑与俗，西装口袋上露出来的金表链与自来水笔，只是增加了他们身上那份不相称。便微笑着摇了两摇头道：“我说给你



们听，你们不会相信。人家这一类的老师，是不在乎你把礼物去送他的。你无缘无故，把重礼去送他，也许还要招怪呢。”李广四点头道：“我们是隔行如隔山，上海那些洋行里的买办，有懂好几国语的，生活上变成了外国方法，对中国这些旧风俗，都不赞成。我们就吃亏外国话不行，前两年几个懂法国话的朋友，在安南跑来跑去，真占了不少便宜。”玉莲见他又谈到生意经上去了，正要笑出来，她立刻觉得不大合适的时候，便装着打个呵欠，把她要笑的态度遮盖过去了。做小姐的人，在男客面前打呵欠，这是不大妥当的，所以她立刻又抬起一只手来，将手背挡了嘴唇。

柴子进向张李二人各看了一眼，因笑道：“我们又吃又喝，在这里打搅人家半夜，现在也该让人家休息了。”说着，便自向里面衣架上取大衣，张李二位是陪客，自更不容踌躇，大家忙乱了道谢着，就下楼去。玉莲只手扶了门帘子，站在房门口。王老太却送出来，伏在楼栏杆上向下面叫道：“柴先生，请慢走，我们也没来得及给三位叫三乘轿子。”那位柴先生忽然记起了一件事，皮鞋踏得楼板登登作响，直奔到王老太面前，低声笑道：“那金子的事，大致是妥了，只要交过十五万元，他就可让出来了。反正他比卖给银楼强得多。今天我得的消息晚，我没有来得及回去开支票，明天下午我带了支票来。这事情你家大小姐全都知道，我不过再向你老人家声明一句。”王老太笑得身子抖颤了一下，因道：“一切都要柴先生费心。”柴子进说了句明天见，自下楼去。王老太伏在楼栏杆上向下叫道：“老刘送着柴先生出巷口罢，看到街上有车子就给柴先生叫一乘车子。”老刘在楼下连连地答应着，她直听到这一群人的皮鞋与说话声，都已由门口走远了，这才回转身到房里来。见玉莲懒懒地靠在椅子上坐着，手挽到肩后，枕住了后脑，醉眼朦胧地微垂了眼皮，便道：“你大概是醉了，去睡觉吧。”玉莲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笑道：“今晚上把这三个人都吃喝得很高兴，你累了一天，也去睡罢。”

王老太道：“我本想留他们打八圈牌，看到你精神不好，我就没